



赤水文史

第十三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贵州省赤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1998年9月

封面题签 王如柏
封面设计 熊 艳
分管主席 杜西德 程永义
主 编 李丞丕
责任编辑 李丞丕
责任核对 李丞丕

赤水文史(第十三辑)

赤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印数600册 字数15万字

内部报刊登记证: 黔刊字第H—0467号

赤水市印刷厂 承印

工本费11.00元 1998年10月

功在千秋
史工仰

趙少輝
壬午年夏

目 次

旅游环保

 法国自然保护考察团访问桫椤 1

历史烟云

 袁启富与陈廷纲 4

 红军四渡赤水时丙安概况 9

 袁世盟定居仁怀堡概述 13

百年华诞

 纪念肖文灿先生诞生一百周年

 座谈会纪实 16

 想见音容云万里思听教诲梦三更 24

 各界贺电挽联贺诗 29

科教文卫

 赤水一中选聘校长简记 33

 我在赤水的教学十年 39

 文学创作小记 42

 李树勋与旺隆职校 45

 清末赤水新式教育的推行 49

 黉宫四载勇承磨炼 56

人物春秋

 回忆王震将军 69

怀念刘伯承元帅	77
回忆农业银行行长胡景滢	80
回忆苟克嘉老师	83
李仕卿先生传略	96
博中校长王文辈子追忆	99
忆博中教师颜承志	102
怀念父亲李伯纯先生	108
史志漫谈	
贵州古代史概述	115
评《桐梓县志》	120
几点订正和几个问题	130
史海钩沉	
赤水城区部份遗留的历史文物	140
九宫十八庙	150
浅谈谢氏功德流芳故土	156
侯公馆的被烧与重建	162
对联的趣闻	165
怀念傅图章老师	167
周祠仅存一副名联	169
孝友世家	
深切怀念胞弟黄立人	171
相聚在暑期	177
丘九回乡杂忆	180
共同的追求有趣的组合	183
颜君成志	196

三十年代官渡的飞行员谢厚生………	199
官渡杂忆………	202
闲居碎语………	218

法国自然保护考察团访问桫椤

赵心益

按照国家环保局的安排，法国环境部自然保护考察团一行5人，在团长、法国环境部副部长亨利·都得的率领下，于1987年4月24—26日对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友好访问，使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这颗久埋深谷的黔北明珠，首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神姿英采，在桫椤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法国环境部自然保护考察团赴我国考察访问，是1985年国家环保局自然保护考察团赴法考察访问的回访活动，旨为进一步交流经验、增进友谊、发展合作。此次赴我国进行考察活动的法方代表团成员，除团长亨利·都得外，其它成员分别是：部长拔木何布浪，自然保护处长文森，卡马克国家公园主任古来，麦岗督自然保护区主任维岳。

为圆满完成这次外事活动，桫椤自然保护区在赤水县委和县府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原县建委田蕴樵主任亲自带领施工队伍进驻保护区，对保护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前任外事办杨精辉主任、县府办刘玉圣副主任亲赴保护区主持接待工作；公安局陈海荣股长亲率警员在

保护区作安全保卫工作；县政府招待所全力以赴……使保护区的接待工作面目一新，有条不紊。

23日，法国代表团一行在国家环保局项目官员孟纪斯的陪同下，由京飞渝，省环保局孟宪文局长赴渝迎接。

24日，法国代表团一行在孟宪文局长的陪同下驱车赤水，当晚下榻于赤天化招待所，县长江纪伦举行晚宴欢迎法国朋友。

25日晨，代表团一行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赴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考察访问。

当天，神秘的桫椤自然保护区所在地金沙沟，天空厚布着密云，沟谷笼罩着浓雾，大地沐浴于细雨之中。上午十时，法国朋友风尘仆仆地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

由于行程较长，代表团的日程安排甚紧，他们到区立即听取保护区的区情介绍，接着驱车野猪坪观赏竹海风光。

野猪坪上，山雾蒙蒙，细雨飘飘，万顷竹林沉浸于雨雾之中。法国朋友怀着浓厚的兴趣，领略了这里优美恬静的竹海风光，并对林下的春笋景观赞不绝口。

下午，代表团一行进入保护区实地考察桫椤及其生存环境。

金沙沟内，山雨如注，沟雾正浓，法国朋友首先来到甘沟。他们在这里仔细地考察了桫椤及其生存环境。最后，十分高兴地在大跌水下合影留念。接着，法国朋友又来到大水沟考察生态环境。考察活动一直持续至傍晚，法国朋友才依依不舍地返回保护区管理所。

晚上，宾主汇聚一堂，交流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经验，

商谈合作意向。会上，法国朋友高度评价了保护区，并表示了希望进一步交流合作的意向。最后，亨利·都得团长欣然提笔，用法文为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作了“桫椤自然保护区是法中两国自然保护合作开端的象征”的题词。

次晨，代表团一行离赤去名城遵义访问。

这次外事活动在赤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是赤水桫椤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赤水地方建设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袁启富与陈廷纲

袁惕人

一九三七年五月，袁启富刚满十四岁，正在小关子的古葫小学（葫市小学的前身）上六年级。一天，忽然接到一张由县长陈廷纲签发的刑事诉讼传票，传票是由一名衙役专程送来的，上面印有几个简略的栏目，被告：袁启富，罪名（当时叫诛语）：“盗掘祖墓，国法难容”。原告：刘沛章，最后一栏注明：收到传票后即到县城听候传讯。

县政府下达的刑事诉讼传票绝非儿戏，不能等闲视之。

在旧社会，打官司就意味着一场灾难、尤其是被告，小则坐牢，大则倾家荡产掉脑袋，既然传票已经送到，拿现时的话说就是已经立案审查了，想躲是躲不脱的，若不按时前去应审，随时都可进行拘捕，后果不堪设想。

“盗掘祖墓”之事倒也并非捏造，但真正挖刘沛章祖坟的不是袁启富而是小岭上一个叫张扬氏的农妇所为。原来张扬氏有一所大约一百多年前的老祖坟埋在楠木坪，刘沛章认为这个坟的“龙脉”很好，是一个风水宝地，埋入正穴便可以发富发贵，刘沛章雇用了几位阴阳先生经过用罗盘多次能视，认定此龙脉的正穴应在张坟的尾部，于是便在一个漆黑夜晚将其父的尸体连同棺木偷偷从韩家山移葬到楠木坪张家

坟的坟尾处，又因为是夜间进行挖坑垒土，难免破坏了张家坟的本来面目。张扬氏虽说家道贫寒，但也不是省油的灯！何况破坏祖坟本来就属丧天害理行为，容易激起众怒，张扬氏为了维护家族的尊严，便纠集一群张家的后生晚辈，在白天公开将刘沛章的新坟刨开，将棺木砸碎，使之暴露荒野以泄心中的愤恨，张氏家族的公开毁墓行为在当时是被社会所同情的，所以并未遭受任何非议。

张扬氏在她的祖坟上焚香点烛大哭一场之后，并扬言要和刘沛章拼命。

上述过程很快就传到了刘沛章的耳里，他重新去收殓了被乱抛乱撒的尸骨之后，突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在袁启富家打主意了。因为此坟地址正好在袁家产业的范围之内，而袁家在当地也算是殷实之户，只要心狠手辣，捞一笔“油水”那是不成问题的。

其中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袁启富的父亲已在一年前病故，留下遗孀和一群尚未成年的子女，除此之外就是一系列尚未还清的欠债。墙倒众人推，正好是一个易于征服的弱者。

刘沛章其人，能言善辩，在大金沙、小金驿、陆诏一带是出了名的干扯皮、荆荆客，他凭着那副三寸不烂之舌欺压善良，是一个无人敢惹的地头蛇。

刘沛章在衙门里告了袁启富！无疑是袁家一场灭顶之灾了！一些好心人虽说十分同情袁家，但也确乎是爱莫能助，因为原告是一个令人无法与之较量的恶棍！

刘沛章既要投诉，就必须请人写状纸，执笔司爷也必须

询问其状告何人等有关细节，但在当时规定被告又必须是男性，一般女性是不得进入大堂的，而袁家的男性都还是孩子，其名字都是以袁大、袁二等按顺序称呼，不知怎么刘沛章打听到其中有一个叫袁启富的正是袁家的儿子。于是诉状的被告角色便由袁启富去充当，司爷在庆幸即将到手报酬的喜悦中却忽略了一个年龄问题，这恰恰是官司输赢的关键。

十四岁的袁启富由母亲领着步行一百二十华里，头一次进入赤水县城，由当时在猿猴区高台坝任短期小学校长的明凤仙帮忙介绍到西门邓艾生家中免费借宿，两母子自己做饭吃。在赤水县城里一住就是十来天，天天都去衙门口的布告栏探望审理信息，但一直未见本案审理的通知，真是叫人心急如焚！不能再这样干等下去了！母亲要忙着回去招呼田里的庄稼，儿子十天的假期已经超过，他还要参加毕业考试和准备进入初中的升学考试，何况身上带的盘费很快就要花光，干着急是无济于事的，得想法尽快结束这场官司。

第十一天上午，袁启富想孤注一掷，想去擂鼓喊冤了！他曾多次鼓足勇气想去试它一试，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稚嫩无知的孩子，喊冤的场面，喊冤的后果迫使他望而却步！他无可奈何地呆立在县政府门前静候，相机打听陈县长的行踪，以便找机会面陈苦衷，说来也巧，大约在十点钟左右，他看见一位官员打扮的人从街上回来，并举止大方的向县政府走去，门口的卫兵还向此人立正行礼，袁启富暗想这人起码也是个科员之类，于是便壮着胆子向前一鞠躬，问道：先生您知道陈县长在哪里吗？只见那人先是一怔，接着反问：

你找陈县长有什么事？袁启富见有了一线希望，便滔滔不绝地把心中积压多时的苦衷向他说了个大概，但见那人沉思片刻又问道，你现在是在农村务农吗？多大年纪了？答曰：十四岁，在古葫小学读六年级，下个月就毕业了。那人微笑着亲切地在袁启富肩上拍了两下说：我就是陈廷纲，放心吧，你的案子明天就审理。

果然，当天下午县政府门前的布告栏内就贴出了‘盗掘祖墓’一案的审理通告。

次日上午八时，陈廷纲县长升堂审案了。两边衙役，依序列班侍立。陈县长发问，原告刘沛章？下面答道：小民在。又问被告袁启富？下面应声，到。接着又问，刘沛章你状告何人？刘答：状告袁启富。又问，他今年多大年纪了？是干什么的？何时用何工具掘了你家祖墓？你把证据呈上来。陈廷纲县长在问话时似乎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威严……

刘沛章本是一个官司老手，善于察颜观色，他见到陈县长问话的神态，不由得有些心惊胆颤起来，于是在回答时就显得语无伦次。还未等他回过神来，只听公案上一声巨响，那是惊堂木拍打桌面的声音，刘沛章已经乱了方寸而无言以对了。陈县长接着加大音量吼道：试问一个十四岁的学生，而且是住在学校的，小关子离你的祖坟来去足足有六十华里，他在黑夜去挖你家的祖坟？是坐飞机去呢还是坐汽车去？你得从实招来，更何况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孩童即使真的挖了你的祖坟也只是教育问题，你懂不懂？

刘沛章这个打官司的“常胜将军”，此刻早已汗流满面而惶恐万状了，他颤颤兢兢地低声说道：报告县长，是小民

错告了。

陈廷纲县长抚案冷笑一声说：你既然可以错告，那么对不起，现在本县就必须要错判了，打！先给我重打五十大板！把这个无事生非的刁民收监审查，听候发落。——退堂。

一场骇人听闻的“盗掘祖墓”官司，就在一个“错判”中结案。

文中提到的“被告”袁启富，在打赢了官司后不久便升入了贵州省立第二中学，之后又考取了成都市立高工，再后又进入了航空学校，当了一名中国空军的基层指挥官而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九年春去了台湾，迄今已足足半个世纪了！近几年曾三次返回赤水探亲访友，每次归来都要我设法打听当年那位体恤民情，明辨善恶而秉公执法的父母官，他说如果陈廷纲还健在，他一定要亲自去登门拜访。岁月悠悠，沧桑巨变，袁启富的一片怀旧之情也只能是一个愿望而已。

红军四渡赤水时丙安概况

潘锋铖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正值阴历腊月三十日。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之一部，由遵义、土城、元厚、睦沼、川风土凹、五里坡方向如潮水般抵达遵义属赤水县第二区丙安镇要一渡赤水河。

丙安镇原名丙滩场。大概是一九三三年间，更名为丙安的。是谁更的名，不得而知。它是一个不足百户人家贫穷落后的小场镇。但其所在地理位置，坐落在河谷地带的赤水河畔，下通赤水县城而入川，其河流入长江；上达桐梓、遵义而去贵阳方向的水陆码头，通衢要道；凡往来商旅，由此经过，大都要住宿一宵，来日登程的古驿站。居民经济来源，以小本经营饮食、客栈、百货、烟馆、青山、劳务等行业，谋取蝇头微利而维持生活。全街居民能解决温饱问题的有：郗仁永、李尚之、王德全、赖岁寒、王光前、刘章贵、包俊三等。他们都是小土地出租兼营工商业者，号称绅粮。除此之外几乎都属于吃点买点的穷人。或者是吃上顿无下顿，有朝不保夕之虞的干人。我则属于其中后者之一者也。

丙安镇属赤水县第二区行政管辖。设丙安镇公所。镇长包俊三、副镇长黎光煊，保安中队长上尉许均先，字能

谦、绰号许毛头。以其扒土诬毛干而得名。他们都秉承赤水县长侯沧帆，第二区长王应谦(?)之懿旨，负责抓夫派款，所谓维持地方治安秩序，其实执行反共政策。在红军即将抵达丙安镇之前，丙安镇公所即命更夫(打更匠)李××(瞎子)提锣，沿街反复喊叫：“市民人等周知，共匪来了，赶快跑啊！”

旧社会时期的丙安居民，在白色恐怖的反共宣传之下，早已惶恐不安，再闻更夫提锣喊叫，更加畏惧之极。一时间顾不得吃年饭，闻风而逃者约十之八九。惟胆大者未逃。如李作之、曾松林……等。我和母亲跟随姑妈(李良佐之奶)，表姐李春云(李良贞之姑)一家，犹如丧家之犬，逃到丙安沟乡下金场子李尚之(李良佐之二伯)之佃户家去躲避。听说红军走了，大概是正月初一日，我们才回家的。

平时，丙安街上人家每逢过年，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而且回家所见的却是，满街关门闭户，人烟寥落，冷冷清清，一片萧条的景象。我沿街行走，见都仁永家正中大门上贴白纸一张，用仿宋字体书写，黑油墨印制的安民布告、字迹模糊，看不十分清楚，内容我早已忘了。现只记得布告年月日上盖有长方形大红印，署名李富春。又见丙安上半场去米市黄四婆家东南照壁山墙上，红军用白石灰水写就很醒目的“北上抗日”！照壁斜对门杨仕禄家大门上书就“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等巨型标语。又见王德全、李尚之、赖岁寒等几家被抄。经了解得知，红军在此召集穷人开会，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及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会后，即刻将上述几家地主准备过年的财物分散给穷人了。曾松林曾参